



卡夫卡的黑色童话

□ 采薇

引子：这景象尽管是那么平凡，却令我非常愉快，以致我就像站在远处蓬乱的灌木丛中枝条上的一只小鸟，忘记了让月亮升起来，月亮已在山后，也许正为推迟升空而生气。

——摘自卡夫卡《一场斗争的描写》

我只是说卡夫卡在文法上融入了太多的童话和神话因素，就有朋友担心地对我说：千万不要把卡夫卡创造的那个世界当童话。我想，即使是一个对文学并不精心钻研的人，比如我，也绝对不会把卡夫卡建筑的“城堡”当成童话世界里住着美丽公主、充塞太多宝物的宫殿。但是，对于疯狂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对于想要在文学领域尤其是小说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来说，卡夫卡的城堡，的确是一座诱人的迷宫，金苹果、金羊毛说不定就深藏其中，而跋涉的过程必定是艰难的，非勇敢者请勿踏上征程。

为什么我的朋友会担心我把卡夫卡创造的世界理解成童话世界呢？通常人们把童话理解成“美好”的同义语，就如同人们喜欢在美好的意义上使用“梦”这个词一样，完全忘记了梦还有另外一个特征：虚幻，以及梦的另外一种形式：噩梦。同样，童话世界里除了有美丽的白雪公主、善良的美人鱼、可爱的小矮人之外，还有恶毒的巫婆、凶残的怪物、狡猾的狐狸等等，它们以配角和反派的形象衬托正面人物的伟大、勇敢、正直、善良。童话常常成为美好的象征，是因为童话中的主人公总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么成为英雄，要么赢得爱情。人们喜欢童话，其实就是向往成功与幸福。

其实童话和神话的特点就是夸大与歪曲。不是过分夸大英雄的本领就是歪曲现实的逻辑。但是谁会计较这些呢？人们只关心主人公的命运和结局。

我说卡夫卡的小说融入太多的神话和童话因素，指的是他的文学表达方式，而不是他深邃的思想。如果你愿意承认卡夫卡的文字表达了一种孤独、无助和恐惧的情愫，那么你为什么不愿意也一起承认我所说的卡夫卡创造了一个黑色的童话世界呢——他只有时不时地借助于童话和神话的手段才能完成

他的创作意图，难道不是吗——卡夫卡抛弃了白雪公主，而拣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或者说，他无限延宕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结局，而专注于丑小鸭受难的过程。其中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来自于父亲带给他的影响，更多地来自于他对世界的观察。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他喜欢站在临街的窗口不辍眼珠地向外凝望，甚至于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也不忘记以他那深邃的目光打量身边的每一个乘客——这样的人是不是有些人害怕？因为他太容易看穿一些秘密，看透人的生存状态，敏锐地感知一切幸与不幸。

人们之所以称卡夫卡的小说为荒诞小说，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其一，就文学表达方式来说，他不同于以往的小说家、戏剧家们直接以编故事的人的视角、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世界的现象，而是以隐喻、象征、神话甚至童话手段。他让老鼠讲述自己的地洞生活，让一只猴子讲述自己被驯化的过程，让狗与人对话，让格列高尔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变成一只甲虫，让“骑桶人”被风吹过冰山，让已死的猎人格拉胡斯与市长对话，让乡村医生家的猪圈里无来由地多出两匹神马和一个马夫，让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的屋子里凭空多出两只只会跳的小球左右不离地缠着他，让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战马转世后变为律师……

其二，就文学表达的内容来讲，卡夫卡所讲述的故事被人们认为不可能在生活中发生，过于极端。“没有什么确定的，没有人能肯定地给你指示方向和期限。”卡夫卡早在他1907年的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中就已经明确表达了他的世界观。

像这样，把融入了太多童话与神话因素的文学表达形式与人类社会某些极端的生存状态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被人们称为“荒诞小说”也就在所难免。

“探索一下人性吧”，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发出警示性的呐喊。如果一定要把卡夫卡的小说称为荒诞小说，我想，这种荒诞也是世界本身的荒诞在小说家笔下的反映。“不是一切事情总是井然有序的。怎么可能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呢？”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中如是说。



喜剧大师们善于描写活着的幸福与欢乐，哪怕其中掺杂着苦涩与辛酸。而隐喻大师卡夫卡则最擅长描写活着的恐惧与无助——人类社会潜在的危险系数。这些潜在的东西有时表现得十分隐蔽，不易被人察觉，有时又表现为一种显性的东西。文学批评家们喜欢把某某某称为现实主义，把某某某某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把某某某某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把某某某某称为妄想现实主义，却几乎没有哪个批评家把卡夫卡称为××现实主义，为什么呢？以一种“常态”心理来衡量卡夫卡文学，似乎卡夫卡的确离人类现实很远，但是仔细探究一下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悲剧，我觉得卡夫卡也最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或者不妨称其为极端现实主义、非常态现实主义。如果卡夫卡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他绝对是一个抓拍高手，他总能逮到现实生活中不常发生的最惊险的一幕。

重新评价一下卡夫卡，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用他《一场斗争的描写》中的话说“我既不扼杀什么，也不温暖什么”。他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实，但下笔的时候却禁不住大量地使用隐喻、象征、神话甚至童话的手段。那种隔山打老牛的手段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练就的本领，我想，这与卡夫卡极度深沉内敛的性格有关。读卡夫卡的作品最好远离“解构”其作品的评论，就如同看风景的人最好不要听别人七嘴八舌地给你“导游”，而是一个人静下心来、耐下心来、凝神去感悟、去升华，达到物我两忘，天上的云不再是云而是你飘飞的思绪，河里的水不再是水而是你流动的情感，莺声燕语都变成你对世界的呢喃，像李白之独坐敬亭山，如王维之独坐幽篁里。读卡夫卡必须沉潜其中，因为卡夫卡是以沉潜的态度具体而微地揭示生活中最不易被平常人察觉的现象。他不在生活的表层书写，这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故乡的河流

□ 张浩洪

我们村南有条河流，父辈们称它新河。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方知它是滦柏输水干渠，也称作柏各庄输水干渠。

追寻它的历史，是始于1941年。滦县以南的老百姓，从滦县的岩山新滦河口，借用潮河故道，经由滦南东部，南部，人工开挖一条通往柏各庄西南的输水干渠。从此，滔滔滦河水，长流不息地滋润着两岸大地，浇灌着千年不毛之地的盐碱滩涂，长出了绿油油、黄灿灿的禾苗稻谷。干渠两岸的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耕耘，饱尝着滦河这一伟大母亲的丰美甘酣乳汁，世世代代以此赖以生存。

自幼生长于干渠一侧的笔者，对这条河流的面貌是熟悉的，印象是深刻的，感情也是最浓厚的，记忆更是甜美的！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处于少儿年龄的笔者正在村

小学读书，闲暇之时或是寒暑假期间，经常和伙伴们到河旁嬉戏玩耍。或徜徉在岸边观看杨柳依依，枝条摇曳，形态各异的鸟雀穿梭于丛林之间，在枝条上边跳跃着寻觅小虫，边纵情地啁啾歌唱；或骄阳下和伙伴们，光身跳入河水之中，欢快地嬉戏和游泳。最有趣味的是，在清清的河水中，潜入水底捉迷藏，追逐游过身旁摇头摆尾的小鱼。有时，还在岸旁草丛中寻觅扁平的洞穴，抠掏螃蟹。螃蟹抠出后，有的张牙舞爪地在手中挣扎，有的则用锋利的爪夹夹住手指。当然，不管小东西如何挣扎，最终仍逃不掉被我们烧食的命运。那些在地里忙碌做活的农民们，口渴了，挽起裤腿，踏着浅水中柔软的青草，捱到河中心，用合拢的双手掬起清冽的河水，一顿猛喝，顿时，沁入心田，神清气爽，实在是惬意舒暢。尤其难以忘却的是

到了冬天，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整个河面全部冰封，寒假放学以后，我和伙伴们欢快地来到冰面上，或伸腿展臂地滑冰，或扬鞭甩打冰猴，或砸开冰面露出一个小洞，用小梢网稍小鱼小虾。尽管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玩兴正浓的我们却浑然不觉，冒冒热汗，全身发烧。

长流不息的滦河水，用它那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给广袤的大地带来希望，给沿岸的人民带来欢快，也给处于童年的我们带来了永远难以忘却的甜蜜回想。

滦河是条益河，千百年来用它那无私的胸怀赋予了人类的幸福。然而，由于历史的发展条件和种种原因，桀骜不驯的滦河，也多有发怒危害人民的时候，滦河两岸人民曾经饱受水患之苦。最令人难忘的是1949年8月上旬，雨水连绵，多日不断，处于滦县法宝地段的滦河突然决口，肆虐的洪水如脱缰野马，冲出河床，漫向两岸大地奔腾咆哮。那时候的我，仅有六、七岁的年龄，虽然还不谙世事，但当时洪水泛滥的情景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是，混浊的洪水，波翻涛涌，白浪滔天。站在村头举目远眺，洪水一望无际，大地、田野、树木、禾苗，全被吞噬于汪洋之中。乘着木船顺流而逃亡来的上游灾民，扶老携幼，有百多人投宿到我村。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多发怜悯之心，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瓢面地接待他们。满目凄凉、一脸憔悴的灾民，面对颗颗火热的心肠，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十几天过后，洪水消退，他们方怀着感激之情，离开这里返回故土家园。残酷的洪水吞噬了人们的物质财产，滚滚的滦河水也把上下游人们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恐怕缘于同饮一河水之故吧！这一年，村民的地里颗粒未收，衣食无着。冬季来临时，外出乞讨人员又远赴东北谋求生路。春节前，政府的救济粮送到村民手中。我还依稀记得，各家各户除领了部分救济款外，还领了白中泛黄的“文化米”，

又称东北高粱米，用以度荒之用。饭熟了，盛在瓦盆里的高粱米粥，发白的米汤，圆鼓鼓的米粒，香喷喷的味道沁人肺腑。吃上这一碗饭，远比现在坐在豪华餐厅里食用山珍海味还要香甜。当然，处于幼年的我，其时并未理解这么深刻，所知道的就是吃饱肚皮后，小嘴一抹又和伙伴们玩耍去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过去了70余载，儿时的我，也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直到现在两鬓苍苍、年近八旬，并由一个学生、农民变成一名公职人员，直到后来退休回归故里。这些都变了，但唯一没有变的是对滦河水的悠悠深情。当我再次漫步在干渠沿岸之时，一幅诱人的盛景，展现在眼前。看吧，一片片稻田，在滦河水的浇灌下，春天满目碧绿，如同一帧帧锦毯，将大地装扮得艳丽多姿；夏日开始，葱翠葳蕤，植株铺展，微风吹过，状似水中波浪，起伏起伏；秋天到了，遍地金黄，齐刷刷的稻穗，像听命于首长的士兵们，低垂沉甸甸的稻穗，等待农民的收割。一块块的麦田，并不比稻田逊色，从春姑娘敲开大地解冻的大门开始，就贪婪地吮吮着滦河的清流，随着节气的变换，齐刷刷，平展展，由麦苗起身，到拔节吐穗，再到烈日下的成熟，而后伴随着收割机的隆隆响动，籽粒饱满的小麦，进入了农民的粮仓之中。尤为可喜的是，随着土地经营体制的改变，转产承包，集中连片办起来的特色农业、果树庄园、养殖小区、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处处都彰显着改革开放后的丰硕成果。经历千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们，都进化成现代新型的农民，投入了机械化的行列，到农场、庄园按月领上了工资，成了新时代的主力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过去难以企及之事。

同样的一条河流，同样的那条干渠，在时代的变迁中，面貌大变，作用不一，同样，给了我们这样一代过来之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 2024年4月18日 ■ 星期四



红庭别院

(组诗之七)

□ 王瑞雪

倭瓜花

在剩下的时光里
我要活成倭瓜花

扛着锄头
携着余晖
走在回家的暮色里
炊烟裹着大吠
弥散在桦树的枝桠间
屋脊笼了一层轻纱
连同墙头的瓦

村边的桥头
阿婆洗着青菜
目光停留在手上
花轿辘辘
还有那
承欢膝下
一页页翻着过往
也翻过了
花样年华
我穿过她的故事
走在小巷的石板上

门前的矮墙早已斑驳
墙头折叠的绿叶里
依稀可见
暮霭中的一抹鹅黄
那是年年守在家门口的
不被人注意的倭瓜花
悠闲
在月光里
听蟋蟀弹琴
落雨敲窗时
赏芭蕉雨打
山风吹过来了
收集
竹林的味道

在剩余的时光里
不再浪迹天涯
天天守着家
用诗句擦干净
曾经的繁华
活成
家门口的倭瓜花

不想睡觉

已是凌晨两点
不想关上门和窗

风,轻得几乎察觉不到
只是滑向深秋的凉
桂花的香,从门窗涌进来
一团一团的
永不间断地

那香气挂在笔端
挂上了,我画的枝头
围挤在案边跑进我心里
拨弄心弦

星星还没有睡
还有天井的芭蕉
我,也不想睡
我要陪着她们

你说我在画画
我说,其实不是
我只是想陪着月光里的
桂花和芭蕉

桂花等了好久
那幽香,只为我
芭蕉想听我读诗



摄影 金桦